

北歸記

《野葫蘆引》
第四卷・末卷

接引葫蘆

宗璞

中和出版
OPEN PAGE



北歸記

5

接引葫蘆

349

北
歸
記

第四卷

序曲

【風雷引】百年恥，多少和約羞成。烽火連迭，無夜無明。小命兒似飛蓬，報國心過雲行。不見那長城內外金甲逼，早聽得虛溝橋上炮聲隆！

【淚灑方壺】多少人血淚飛，向黃泉紅雨凝。飄零！多少人離鄉背井。槍口上掛頭顱，刀叢裡爭性命。就死辭生！一腔浩氣吁蒼穹。說甚麼拋了文書，灑了香墨，別了琴館，碎了玉箏。珠淚傾！又何歎點點流螢？

【春城會】到此暫駐文旌，痛殘山剩水好叮嚀。逃不完急煎煎警報紅燈，嚼不爛軟塌塌苦菜蔓菁，嚥不下彎曲曲米蟲是葷腥。卻不誤山茶童子面，臘梅髯翁情。一燈如豆寒窗暖，眾說似潮壁報興。見一代學人志士，青史彪名。東流水浩蕩繞山去，豈止是斷腸聲！

【招魂雲匾】紛爭裡漸現奇形。前線是好男兒屍骨紙樣輕，後方是不義錢財積山峰；畫堂裡蟹螯菊朵來雲外，村野間水旱饑荒抓壯丁！強敵壓境失邊城！五彩筆換了回

日戈，壯也書生！把招魂兩字寫天庭。孤魂萬里，怎破得瘴癘霧濃。摧心肝捨了青春景，明月蘆花無影蹤。莽天涯何處是歸程？

【歸夢殘】八年寒暑，夜夜歸夢難成。驀地裡一聲歸去，心驚！怎忍見舊時園亭。把河山還我，光燦燦拖雲霞，氣昂昂傲日星。卻不料伯勞飛燕各西東，又添了刻骨相思痛。斬不斷，理不清，解不開，磨不平，恨今生！又幾經水深火熱，繞數番陷入深井。奈何橋上積冤孽，一件件等，一搭搭迎。

【望太平】看紅日東升。實指望春暖晴空，樂融融。又怎知是真？是幻？是辱？是榮？是熱？是冷？是吉？是凶？難收縱，自品評——且不說葫蘆裡迷蹤，原都是夢裡陰晴。

《北歸記》主要人物

孟樾（弗之）

明倫大學歷史系教授

呂碧初

孟樾妻

孟離己（峨）

孟樾長女

孟靈己（媚）

孟樾次女

孟合己（合子）

孟樾子

呂絳初

碧初姊

澹台勉（子勤）

絳初丈夫

澹台琰（琰子）

絳初女

衛葑

孟樾外甥、琰子丈夫

阿難

衛葑子

嚴穎書

碧初外甥

嚴慧書

穎書妹

孟樾

孟樾弟

申芸

孟樾妻

莊貞辰

明倫大學物理系教授

玳拉

莊貞辰妻

莊無因

莊貞辰子、岷未婚夫

莊無采

莊貞辰女

趙蓮秀

絳初、碧初繼母

凌京堯

衛封亡妻雪妍父

岳蘅芬

凌京堯妻

蕭澂（子蔚）

明倫大學生物系教授

鄭惠杭

蕭子蔚妻

鄭惠粉

惠杭妹

錢明經

明倫大學教授、惠粉前夫

吳家馨

明倫大學工作人員

吳家勳

家馨兄、峨丈夫

徐還

明倫大學航空系教授

周燕殊

徐還女、合子未婚妻

李漣

明倫大學歷史系教授

金士珍

李漣妻

李之薇

李漣女、穎書未婚妻

李之荃

李漣子

秦巽衡

明倫大學校長

謝方立

秦巽衡妻

冷若安

明倫大學教師

晏不來

明倫大學教師

梁明時

明倫大學數學系教授

劉仰澤

明倫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柯慎危

明倫大學數學系教授

厲康

明倫大學數學系教授

邵為

明倫大學數學系教師

袁令信

明倫大學物理系教授

依藍

袁令信妻

尤甲仁

明倫大學教授

姚秋爾

明倫大學教授、尤甲仁妻

喬傑

明倫大學學生

季雅嫻

明倫大學學生

陸良堯

明倫大學學生

朱偉智

明倫大學學生

樂必飛

明倫大學學生

麥保羅

美國外交官、
孩子舊友

第一章

①

嘉陵江浩蕩奔流。夏天的江水改去了春天的清澈，濁浪捲起一層層白色的浪花。奔流到重慶朝天門碼頭下，在這裡匯入萬里長江，載著中華民族奮鬥的歷史，穿山越嶺，晝夜不息，奔向大海。太陽正在下山，映紅了遠處的江面。沿著江岸搭起的凌亂的棚戶，在遠山、江水和斜陽的圖景中，有幾分不和諧，卻給雄壯的景色添了幾分蒼涼。棚戶裡有人出出進進，岸邊小路上有推車的、挑擔的慢慢移動，好像江水也載著他們。

不知從哪裡漂來的歌聲，隨著江波歡騰地起伏：

我必須回去，

從敵人的槍彈底下回去！

我必須回去，

從敵人的刺刀叢裡回去！

把我打勝仗的刀槍放在我生長的地方！

歌曲的最後一句旋律高亢，直入雲天。

孟靈己、孟合己姊弟與莊無因、莊無采兄妹在江岸上走著。無采已長得很高，幾乎超過了合子，西方少女的俏麗和中國少女的文靜混合在一起，顯得不同一般。在這些人裡，合子是最矮的，纖細的身材顯得輕盈、窈窕。

「聽見甚麼？」合子問。

「《嘉陵江上》。」無因答。

他們確實都聽見了，聽見了那不知哪裡飄來的歌聲，中國人的歌聲。「我必須回去！」合子低聲唱起來，無因和合子也加進來：「把我打勝仗的刀槍放在我生長的地方！」

四個好朋友互相望著，又望著滔滔東去的江水。四個人人都覺得胸中有一團東西，是勝利的歡樂？是理想的光亮？想哭，可是卻笑起來。他們就要回家去了，把打勝仗的刀槍放在自己生長的地方。

酷熱的天氣使得四個年輕人的臉都紅撲撲的。崙和無采各打著一把小陽傘，兩人的鬢邊都綴滿細微的汗珠，崙的睫毛上還掛一滴較大的，亮晶晶的。無因笑了，遞了一方手帕給崙，示意她擦去。

崙一笑，擦去了汗，說：「好熱。」

「真的，這裡天氣真奇怪，」無采說，「還是昆明好。」

他們在重慶等候回北平的交通工具，已經快二十天了，說是要有飛機運送大學的先生們，又說是安排了船，可是都沒有消息。莊無因很著急，他要到美國去入研究院，早回北平可以多呆幾天，看一看闊別九年的家園。急於回到朝思暮想的北平，是這些遊子的共同心願。崙是最善感最會思鄉的，這時卻不很急切。她與合子雖想早點回家，又覺得重慶儘管這樣熱，也很好玩，房屋依山而建，高高低低，看起來很詭異。在這裡多停幾天也無妨。

四個人目送遠去的江水，在江岸上站了一會兒，轉身向市內走去。他們上了許多台階，下了許多台階，又上了許多台階，穿街過巷，慢慢走著。

國民政府已經於四月底還都南京，重慶蕭條了一些，但還顯然帶著勝利的喜悅。一輛黃包車從高坡上飛馳而下，拉車人充滿豪情地大叫：「讓開！讓開啣！」仔細看時，四個人倒吸一口涼氣，那拉車人腳不點地，身子掛在車把上，讓車自然滑落。

「好驚險！」合子說。

媚說：「我忽然想起從前一件驚險的事，你們猜猜是甚麼？」

無因微笑着：「我也想到了。」

「那你說說看。」媚說。

合子搶著說道：「我來說，是那次去找龍王廟。」

「有人要打我們。」無采接道。

「無因哥用英文發表講話，把他們嚇跑了。」媚說，忍不住笑。

「我告訴你們了，我是背誦愛因斯坦的一段演講。」無因說。

「我現在也會背了。」合子說。

四人說著笑著又走了一段。媚忽然說：「我們到底沒有走到龍王廟。」無因望著她，若有所思，媚也望著他。「我們也沒有走到陽宗海。」倆人心裡閃過同一個念頭，卻沒有說出來。

他們經過一條街，兩邊有幾間雜貨鋪，收音機裡傳來川戲的唱段。川戲的唱腔很高，好像天氣更熱了。

「這聲音真奇怪。」無采說。

「那是四川戲，懂嗎？」無因告訴妹妹，「四川戲的唱腔很奔放，詞句倒是很文雅的。」

無采問：「你甚麼時候聽過四川戲啊？」

無因一愣，笑道：「我也是聽說。」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上午李之薇拿了兩張請柬給我們，

要舉行跳舞會。」

「這幾天孩子正在說跳舞會的事。」嵎說，「不過，這跟之薇有甚麼關係？哦，當然是慧書託她轉交的。」

四人穿行在川劇的高音中。不知不覺間，已走到大學同仁的臨時宿舍。這裡很簡陋，原來是一所小學。小學正放暑假，便做了大學的臨時宿舍。從這裡到嵎、合子的住處還有一段路，因為天太熱，無因建議進去稍事休息。嵎、合子隨父親孟樾來過幾次，這時見從大門口搭著竹排通過院子，像一座浮橋，便問為甚麼。無因解釋說，這是因為前幾天天下大雨，院內積水太多不能行走，才搭起了竹排，現在下面還有積水。

他們走進大門，見之薇和一位先生說話。那位先生身材不高，面色微黑，上唇留著一小撮鬍子，時稱「仁丹鬍子」，這正是之薇的老師，社會學系的教授劉仰澤。他正在對之薇說：「今年元旦中國民主同盟提出的意見很對，很能代表知識分子。要政府停止武裝衝突、釋放政治犯、承認各黨派合法地位。取消新聞檢查，尊重集會言論自由。」

說話間，他看見進來的幾個年輕人，認得是孟家的孩子，心中似有不快，停下講話，沒頭沒腦地對嵎說：「你們住的地方沒有發水吧？」

大家都有些莫名其妙，嵎說：「我們剛剛聽見劉先生講話，我覺得很對，這幾個問題很重要。」劉仰澤本來轉身要走，聽見嵎這麼說，就站住了。

合子有些興奮地說：「還要廢除一黨專政，軍隊國家化。我在一本書上看的。」

劉仰澤「嗯」了一聲，面色溫和了些，自走開了。

幾個人望著之薇，見她兩條辮子照例一條在肩前，一條在背後，手裡拿著一個小鍋，人顯得有些憔悴。

之薇說：「這位劉老師對當局不滿，火氣很大，其實和你們沒有關係。」

媚說：「現在火氣大的人很多。」

無因道：「天氣太熱。」

之薇又說：「你們逛甚麼？到我家坐坐嗎？」

媚早已去過李家住處，狹窄、擁擠、潮濕是這臨時宿舍的特點。她指指無因，說：「現在上他們家去。」

「我去買餛飩，改天來找你。」之薇說完，端著鍋走了兩步，又回過頭對媚說：「明天的跳舞會你去嗎？」

媚道：「慧書送來請帖了？我要去的，你也去吧。」

之薇微笑，說：「我不想去，那些人我不熟。」說著自去了。

四人沿著窄而陡的台階向上行，合子隨口問：「為甚麼是慧姐姐送請帖給李之薇？」

「她們是未來的姑嫂關係，明白嗎？」媚說。合子想了一下，點點頭。

他們到了這座院子的最高處，三間小房倒比較乾爽。莊家住了兩間，梁明時住著另一間。他們進了莊家，莊太太玳拉在整理一隻箱子。莊先生在看一張大地圖，研究重慶市的街道。見了媚便問：「有希望嗎？」媚說：「不知道。」莊先生便又去看地圖。他總是在研究甚麼。

無因給他們倒水喝，說：「天太熱了，這點路其實不算甚麼。我們是有走路功底的。」

大家喝水。合子咕咚咕咚喝完一杯，說：「走回北平去，我也行！」

莊先生笑道：「我記得你要學造飛機，沒有變嗎？」

「是的，我一直這樣想，沒有變，不會變。」合子大聲回答。

「趕快造一架大飛機，送我們回北平。」無采笑說。

莊太太玳拉問媚：「母親身體可好些？」碧初到重慶後一直在生病。

媚答：「一天輕，一天重，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玳拉說：「還是太熱的緣故。」

過了一會兒，莊先生忽然想起似的，對無因說：「剛剛重慶市中學物理教師有個甚麼學會來邀我作一次演講，也要請你講一次。」

無因走到父親身邊，說：「我？我講甚麼？」

「你在澄江已經教過半年課了，又有新發表的論文，他們都知道的。」

無因轉過臉去，和媚相視一笑，又對父親說：「我願意去。」

莊先生道：「好，這樣講講對自己也是提高。」

無因總是略帶憂慮的神色，和崑在一起時，便似乎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拂去他眉宇間的沉鬱，換上幾分明快。莊先生覺得很安慰，和玳拉也相視一笑。

崑說，「莊伯伯，有人請你做時事報告嗎？我也想聽呢。」

莊貞辰說：「讓你說著了，中央大學學生會想讓我講一講當前的形勢。我不會講的，內戰有甚麼好講的？打來打去死傷的都是中國人，受損害的也還是中國自己。可憐的中國。」他歎息了一聲。

玳拉說：「是啊，不是都是中國人嗎？自己打自己，天下有這樣奇怪的事！」

自去年勝利以來，國共兩軍時有小接觸，到現在已經成為頗具規模的戰事了。不是你進攻我，就是我進攻你，國人無不憂心。

大家又說了些話，崑要去看梁先生，貞辰道：「你們先去。他的左腿傷得很重，今天才得到X光片的結果，腿骨裂傷。」

崑與無因走向隔壁，合子說：「我去找之荃。」蹬蹬跑下樓去。到樓梯中間，幾乎滑了一跤。好在他身手敏捷，一把抓住了旁邊的柱子。合子心想，難怪梁先生要摔跤。

梁明時正坐著，把纏著繃帶的左腿平放在凳上。見無因和崑走進來，抬了抬右手。前幾天因為路滑，他的左臂又不便，上台階時摔了一跤，當時只以為傷了皮肉。這時，貞辰也進來了，

明時讓座，無因給梁先生倒了水。

卣辰說：「還是照了片子才可以弄清楚。」

明時說：「好在沒有骨折，只是骨裂，等它慢慢恢復吧。這兩天多虧無因和無采照顧了。我這回，不但左臂有問題，左腿也有問題了，真正的左傾啊！」

卣辰說：「昨天晚報上有文章，說到你的腿傷，說國府簡直是虐待學者。」

明時說：「我自己摔的跤，怎麼賴到國府？勝利剛一年，復員多麼不容易。」

大家隨便談了一陣。崑說該回家了，起身告辭。無因說：「我送你。」就和崑一起下樓。無采站在門口招招手，說：「我不送你。」

到大門口，見合子和之荃正在那裡，他們商量次日要去跳傘。昆明沒有這種運動。之荃跟著崑、合走了一段，說：「這麼熱。」自回去了。

還是高高低低的路，他們又上了許多台階，來到呂絳初家。這條街叫做十三尺坡，可見其高。澹台勉夫婦去年回國後一直住在這裡。這裡的天地不同了，二層小樓前有一個天井，雖然只是「井」，卻有些花木，還有一棵樹，樹有樓高，枝繁葉茂，很是好看。澹台一家覺得總是要走的，誰也沒有興趣去弄清這是一棵甚麼樹。孟家人從昆明來等飛機，子勤和絳初邀他們來住。

他們來後倒是打聽了這樹的品種，終歸沒有定論，也就算了。房子很普通，卻還舒適。勝利後國府還都，許多機構遷回南京，澹台一家也要搬遷，正在收拾東西。廊上兩個大木箱已經各裝

了半箱書，是預備運走的。無因沒有進去，拍拍合子的肩，望了崑一眼，自去了。

樓上的窗開著，有人拉開白紗簾，探出頭來，那是孩子。時間在孩子的身上幾乎沒有留下痕跡，依舊是粉面櫻唇。她掠著漆黑的鬢髮，笑吟吟地問：「你們往哪裡去了？三姨媽正找你們呢。」

崑與合子連忙上樓，先往碧初房中報到。碧初來渝後一直發燒，醫生查不出原因，只好說是天太熱所致。這時絳初正在這裡，她坐在床邊，碧初靠在床上。姊妹倆正做閨中間談，議論親戚的家事。這時她們最關心的是北平的情況。半年以前，凌京堯因漢奸罪被捕入獄，大家很快都知道了。子勤曾去北平視察華北電力，因公事繁忙，又不願有更多的牽扯，只去看望了趙蓮秀，別處都未走動。知道趙蓮秀就要暫時離開香粟斜街，去陪岳蘅芬居住。當時姊妹倆說起這事，碧初說：「嬸兒是個善心人，凌太太正需要人照顧。」

兩人為凌家歎息了一陣，話題轉到自己最重要的家事，那就是孩子和峨的婚姻。光陰如箭，孩子已經二十八歲，峨也二十七歲了。峨的事情有些古怪，因為峨的心是關閉的，姊妹倆每次談及都不能深入，也就擱開了。而孩子至今也沒有一個說得上是朋友的人，甚至沒有可以談論一下、稍作考慮的人，讓人奇怪。事情往往是這樣，越是漂亮活潑的，在尋找知心人這一方面往往落後。絳初先是埋怨怎麼出現了一個麥保羅，又數落了一陣包括朱甚麼清在內的各個偶然的提名人。然後話題轉到衛葑，衛葑的存在實在是很尷尬的。

絳初歎道：「照管阿難我不責怪，戰爭期間誰都該管一管。只知道衛葑一去沒有音訊，也不知道他是甚麼意思。他倒放心，可也要替別人想想呀！」她心裡認為阿難影響了孩子，只是不好明說出來。

碧初說：「我有一句話一直沒有說，我覺得衛葑總有一天會表明態度的，那就是求婚。我看孩子也是願意的。」

絳初冷笑道：「總有一天？可他就是合適的嗎？」見媚、合子進來，就不再說下去。

碧初見兩人臉上汗津津的，隨手把蒲扇遞給媚，說：「天這樣熱，出去不怕中暑？」

媚接過扇子，先給二姨媽扇了兩下。絳初站起道：「我到廚房去看看晚飯。」便走開了。

媚拿著蒲扇給合子扇了兩下，又給母親扇，說：「我們和無因哥去看嘉陵江了。」又說臨時宿舍都搭起竹排了。

碧初道：「所以爹爹著急，又出去商量交通工具的事了。」

門口響起輕輕的腳步聲，一個小人兒出現在門中，他穿著一件天藍色綢背心，罩到膝蓋處，小胳膊小腿兒圓嘟嘟的。他走進房間拉住媚的手，說：「媽——姑叫媚姑。」

媚蹲下去在他臉上親了一下，說：「阿難都會傳話了。」便把扇子遞給合子，拉著阿難來到孩子房間。

孩子正坐在桌前寫甚麼，阿難甩開媚的手，跑過去依在孩子身邊。

「這是你最大的洋娃娃。」媚說。

「所以別的洋娃娃都不用了。」孩子笑說。

「這是甚麼書？」媚隨手拿起桌上的一本書，書的紙很壞，封面卻頗醒目，上面寫著《滅亡·新生》。青年中流傳著許多宣傳新社會將代替舊社會的書，這本書影響最大。媚只聽之薇說過，還沒有看，想不到孩子倒先看了。

媚想，怪不得這些日子孩子和以前不同了，對現實頗有批判，對當時學生中流行的民主自由的理想頗有嚮往，原來她有這些學習資料。

孩子從桌邊拿過幾張請帖，抽出兩張遞給媚。媚問：「這是明天跳舞會的？」

「昆明也有人喜歡這種舞會，我很少參加。」孩子說，「這裡很時興這個，明天這場以後，許多人就要走了。你去看看吧，慧書也去，殷大士也去。」

慧書到重慶以後，住在澹台家，也常到殷家行館住幾天，這時正在殷家。

媚接過請帖，隨手夾在那本書中，把書舉了一舉說：「你看這個？」

孩子說：「這是薛蚡拿來的。」

薛蚡和璋璋在軍隊是同事，抗戰勝利後他回到學校，現雖畢業，仍在學校參加由進步勢力組織的讀書會等活動。璋璋殉國後，他常來澹台家探望，給孩子帶來一些進步書籍，孩子也算是讀書會的成員。年輕人大多或緊或慢地向著心目中的光明、向著想像中的太陽走去。這是潮

流，也是宣傳的力量。

孩子說：「我這樣的人現在很少。已經不是學生，也不工作，有這些書看看，好像自己還很年輕。」媚很想問問，衛葑有消息嗎。自己又好笑，這問題怎麼問孩子。於是跟她談了幾句巴金的小說。

絳初走進房來說：「你們明天穿甚麼衣服？」她對孩子參加舞會一類的活動一向很支持。

「媽媽看哪一件好？」孩子說著，從一個打開的箱子裡拿出幾件衣服攤在床上。三人圍著看，又在身上比試。絳初幫著挑定一件鏤空白紗旗袍給孩子。孩子偏愛綠色，挑了一條綠緞襯裙。

絳初道：「太素了，還是白紗襯紅緞好看得多。」媚也同意。最後選定了紅緞襯裙配那件白紗旗袍。

絳初又指著另一件紅底白色碎花旗袍對媚說：「這是你的。」媚卻挑中一條天藍色間白花的兩截裙子，上衣是同樣的藍色，但沒有花。

孩子笑道：「你的眼光不錯，我做這套衣服是費了些心的，只穿過一次。」

絳初拿著衣服讓媚試了，有些大，可以湊合，就選定了。

這時，澹台家的女僕李嫂在天井裡大聲叫：「開飯嘍！」噹噹噹走上樓來。手裡端著一個托盤，上面是碧初的晚餐。一路又嚷：「開飯嘍！」

「我去照顧媽媽吃飯。」媚說。絳初等人下樓去。

媚侍候母親用過晚餐，端了托盤下樓。絳初、孩子、合子已經坐在桌旁，阿難坐在旁邊的高椅上，這種高椅正是合子離開北平時的座位。一面牆壁前一排擺著四個臉盆，盛著清水。

大門響處有談話聲，孟樾和澹台勉一起進來。弗之看上去有些疲憊，一面走一面用手帕擦拭額上的汗，一逕上樓去看碧初。子勤是坐車回來的，神氣很安詳，和幾年前沒有多大改變，傷腿似乎也好了些。他直接到飯廳，脫去長衫，在臉盆裡洗了手臉，坐下看一眼桌上的菜，對絳初說：「弗之今天的交涉有成績，下禮拜可能安排飛機。」

「也許還是你先走。」絳初說。

「那當然。」子勤說。

「我們最後走。」孩子說，不知為甚麼心頭有些悵惘，這在她是不多見的。她和母親還要在重慶處理一些事，隨後到南京。

一會兒，弗之也到，合子給大家盛飯。李嫂又端了兩個菜上來。

「辣不辣？」合子問。

絳初笑道：「早吩咐少放辣椒了。要重慶人做菜全不放辣椒是不可能的，不放手癢癢。」

弗之說：「今天跑了幾個部門，秦校長往南京那邊通了消息，總算有確切的安排。可能是下星期四用貨機送我們，這實在已經很不容易。」

子勤道：「就是，復員期間千頭萬緒。而且不是令出必行。真是很不容易。」

弗之又說：「聽說天津封了許多雜誌，這還是文的。戰事也越來越升級了。」

子勤歎息道：「內戰其實已經開始了。如果不打內戰，恢復建設要快得多。」

弗之道：「軍調小組還在做最後努力，看來希望不大。」

子勤道：「聽說司徒雷登也在幫忙，可是我看希望不大。共產黨志在必得呀。」

弗之道：「對一個中國人來說，千辛萬苦得到了勝利，最應該做的是同心合力建設國家。現在的局面真令人痛心。」

合子想問甚麼，忽然被一塊辣椒噙住了，只顧喝水。媚對弗之說：「下午我們在宿舍那邊看見劉先生和之薇說話，他看見我們就說，你們那裡沒發水吧？好像很不高興的樣子。」

弗之想了想，說：「劉仰澤是去年從地方大學聘來的，思想很激進。」

子勤歎息道：「這是潮流。」

天色暗下來，太陽的餘威還在。大家吃了幾口飯，便滿面是汗，只好站起去水盆裡洗臉，這就是水盆的作用了，一頓飯要洗三四次。

用餐快結束時，忽然門鈴聲大作，李嫂去開門，在天井裡大聲說：「孟老爺，有人找！」弗之匆匆喝了幾口湯，走出餐室，見兩個人進門來，一位是錢明經，另外一位正是平時沒有來往的劉仰澤。弗之請他們客廳坐，明經見院中有樹和兩張竹椅，便說：「就在院子裡坐吧，還涼快些。」弗之說：「也好，客廳很悶熱。」請劉仰澤坐竹椅，那邊絳初已在吩咐李嫂倒茶。

錢明經自向花壇邊上坐了，一面說：「孟先生，劉仰澤教授說了好幾回要來看你。天熱，又怕你忙。今天總算來了。」

弗之說：「天氣這樣熱，住的條件也很不好，這是大家都關心的。」他正要說出好消息，那劉仰澤搶著說道：「在重慶住了快一個月了，國府怎麼關心大學同仁？說有專機送我們，今天也說有飛機，明天也說有飛機，到現在連一個鳥翅膀也沒有看見。住的地方又濕又熱，李太太就病得不輕，我的太太也發燒好幾天了。」他說著站起身，又「砰」地坐下去，那竹椅咯吱了一聲。

錢明經忙說：「孟先生他們正交涉呢，國家這麼多事要辦，哪就能輪到我們呢。」

孟弗之慢慢地說：「我正要說一個好消息，今天已經交涉好了，用一架貨機送我們，定在下星期四。」

「噢。」劉仰澤拉長了聲音，說，「是真是假？別到時候又沒有飛機，上回說航空公司可以買票，後來連飛機航班都取消了。」

弗之耐心地說：「這確實是仔細安排勻出來的，本來還說要從南京派飛機來才行。」

錢明經道：「這就好了。」

劉仰澤道：「錢先生沒有家眷，不知道我們拖著病人和孩子真是難啊！」

錢明經笑道：「我這是無妻一身輕。」

弗之知道鄭惠粉和趙君徽在國立藝專，就在磬溪那邊。他想問惠粉怎麼樣，話到嘴邊又咽

住。倒是明經自己說：「鄭惠粉他們在藝專生活很好，他們不急於回北平。」

大家又隨便說了幾句，錢、劉二人告辭。弗之自上樓去。

天色已晚，李嫂又在院中叫：「孃孃，薛先生來了！」

孩子應道：「請客廳坐。」慢條斯理地喝了湯，起身到客廳來。客廳很小，迎門掛著一張大照片，是澹台璋的全身像，是在滇西前線照的，但不是戎裝，十分英俊瀟灑。相框左下角還嵌著一張他兒時的照片。

薛蚡剛端起茶杯，見孩子進來，便放下茶杯站起來。他旁邊的椅子上放了一摞書，是今天帶來的。

孩子笑問：「又送書來了？上次的還沒看完呢。我這個讀書會成員不及格吧？」

「哪個說。」薛蚡道，「你上回講的道理就是讀懂了書的。」

讀懂了甚麼呢，孩子淺淺地一笑。

薛蚡簡單介紹了新拿來的書，說：「今天有點別的事，明天上午你不出門吧？」

孩子道：「這麼熱的天，我很少出門。」

「那好，明天上午讀書會有一位成員要來看看你。」薛蚡說。

「可以啊，幫助我進步嗎？」孩子微笑。

「只是談談。」薛蚡說，「我知道的只有這些。」

讀書會成員一起談談是很平常的，孩子本不在意。薛蚡走後，想想卻有些奇怪，甚麼人來？還這樣鄭重地預先通知。

她隨手拿起一本剛送來的書翻看著，都是進步書籍，看了幾頁便扔在一旁。那明天的客人卻在心中揮之不去，直到入睡前還想著這個問題。

是誰？要來的人是誰？

①

晨光熹微，孩子醒來後的第一個念頭是和昨晚相連接的。今天的來客是誰？她並沒有認真想，卻總不由自主地想到一個名字，略一靠近，又有意無意地閃開。她躺了一會兒，讓這些單一而又紛亂的念頭平靜下來。起身梳洗後，去看仍在熟睡中的阿難。阿難喃喃地說著甚麼。孩子忽然明白了，要來的人是他。她等著他其實已經好幾年了，但是很模糊很飄渺。是一種不稱其為等待的等待。

陽光從窗外射進來，太陽升起了。

李嫂買菜回來，走進院子就喊：「孃孃有客人！」

孩子從樓上下望，見一個人身著淺米色長衫，戴著一頂紗禮帽，正向院中走來。果然是他，

是衛葑。孩子又望了一眼阿難，款步走下樓去。她在客廳門口定住了，看見衛葑正在凝神望著瑋璋的照片，恭敬地三鞠躬，又肅立片刻才緩緩轉過身來。

衛葑已是中年人，免不了風霜侵蝕，卻仍然俊逸瀟灑，眉宇間更透著一種英氣，他是經過大事的。兩人互相望著，都不說話。

半晌，衛葑道：「孩子，你這些年過得好嗎？」

孩子喉頭哽咽，忽然冷笑道：「你這是問我？我以為你是來看阿難，還有三姨父一家的。」

「首先是你。」衛葑認真地說，向前走了兩步，見孩子仍定定地站著，便微笑道：「你不請我坐嗎？」

孩子微歎道：「請你上樓。」說著轉身走出客廳。

衛葑隨她上樓，來到阿難床前，見床中的小人兒，那吹號角的齊格弗里德已比兩年前大了許多，不覺心潮起伏，思緒萬千。阿難忽然睜開眼睛朝他一笑，翻個身又睡了。

衛葑用手捂住眼睛，一滴淚滴在手心裡。一會兒，又俯身去看阿難。長歎一聲，轉身對孩子說：「老實說，我首先要看的還是你，我很對不起你。」

他幾乎是懇求地，「孩子，你能聽我說幾句話嗎？」

他們走進孩子的房間，房間裡幾隻箱子仍敞開著。

孩子說：「你看我正在收拾東西，我們也要走了，大家都是漂泊者。」果然屋子裡很少裝飾，

顯得空蕩蕩的。

衛葑說：「勝利的漂泊者，打回老家去了。」說著自己坐在書桌旁。看見桌上那本《滅亡·新生》便取在手中，好像要掂一掂它的分量。書裡正好夾著那張舞會請帖，他不經意地看了一眼。

孩子說：「三姨媽他們可能還沒有起來。」

衛葑放下手中的書，望著孩子，慢慢說道：「我是來看你的，而且有重要的事情對你說。」

孩子在書桌前坐下，說：「請講。」

衛葑忽然笑了，說：「你怎麼這樣一本正經的樣子，你平常不是這個樣子。」

孩子說：「你平常也不是這個樣子。」

兩人實際並不很知道對方平常是甚麼樣子，這時卻好像從來就知道似的，而且知道得很多。兩人對望著，都笑了。

「我來，是要跟你商量一件大事，你猜得到嗎？」

孩子明亮的眼睛裡仍含著淺淺的笑意，像是鼓勵。

衛葑又望了一眼那本《滅亡·新生》，站起身說：「我來是向你求婚。我，衛葑，向澹台炫小姐求婚，事情就是這麼簡單。當然牽涉的問題可能很複雜，原則上講就是這麼簡單。」

孩子眼睛裡的笑意消失了，淚水漸漸充滿了眼睛，大滴地滾落下來。

衛葑拉起孩子放在書桌上的手：「你願意嗎？願意嫁我嗎？一個真正的漂泊者。」